

基于知识学习的集群中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研究

叶文忠, 岳 检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 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模型有渐进模型、知识模型和网络模型。集群中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获取经历集群中国际化先行企业的外部学习、集群中中小企业与先行企业学习交流、集群企业的集体学习三个阶段。研究表明, 中小企业的国际化成长总体上具有渐进性特征, 集群具有知识学习的网络优势。集群网络各主体与国际关系网络的交互机制就是向群外学习和群内学习、扩散并积累知识的机制。

[关键词] 知识学习; 集群; 中小企业; 国际化成长; Uppsala 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7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4-0031-06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Growth of SMEs in Cluster based on Knowledge Learning

YE Wenzhong, YUE Jian

(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knowledge model of SMEs internationalization growth includes gradual model, knowledge-based model and network model. Three stages of acquiring knowledge on SMEs internationalization growth in a cluster will include external learning of leading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in cluster,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between SMEs and leading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in cluster, collective learning for enterprises in cluster. This research shows SMEs internationalization growth is generally featured by gradual advancement and the cluster has an advantage of network in knowledge-learning.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agents of cluster network in SME internationalization growth and the networ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s the mechanism to learn, accumulate and spread knowledge within and outside the cluster.

Key words: knowledge learning; cluster; SMEs; internationalization growth; Uppsala Model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推动下, 全球分工日益细化和深入, 资源要素流动频繁, 世界一体化加快, 特别是企业内部分工加速, 中小企业国际化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并表现为集群的特征,^[1] 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是企业参与全球分工, 不断融入全球生产体系成为国际化企业的过程。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不少学者建议

用一种全面的方法来解释中小企业国际化现象(Coviello and McAuley 1999; Leonidou and Katsikeas 1996; Ruzzier, Hisrich and Antoncic 2006), 而与国际化经营相关知识和经验的缺乏是企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2] 企业的知识资源是其国际化的关键指标,^[3] 知识是天生国际化企业的引擎, 而对企业国际化创新模型和过程模型则是挑战。^[4] 因此, 本文将从

收稿日期: 2013-06-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分工背景下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机制及模式研究”(11BGL00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地域产业承载系统适配性的产业集群式转移时空演替机理与调控模式研究”(41271139)

作者简介: 叶文忠(1969-), 四川广安人, 湖南科技大学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产业集群、中小企业管理、区域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研究; 岳 检(1990-), 湖南邵阳人, 湖南科技大学硕士生。

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知识这一角度进行探讨,拟找出集群条件下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因素,并分析其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

一 知识视角下的中小企业国际化内涵

中小企业国际化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界定。Johnson 和 Vahlne(1997)在《企业国际化过程:知识增长与渐进国外市场投入的模型》中通过对瑞典企业的国际化研究,建立了企业通过知识积累实现国际化成长的 Uppsala 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基于对不确定性风险的规避,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是通过不断地学习经验和获取知识(包括外国市场知识和企业运作知识),并对国际化成长行为进行决策的一系列阶段的渐进过程。Uppsala 模型指出,国外市场上的扩张可以解释为一个不断积累国外市场知识的过程。^[5]较早的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国际折衷理论等经典理论作为企业国际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国际投资作了恰如其份的解释。但是,垄断优势理论强调的关键因素是企业的“有形资源”,而忽略了企业的战略性资源“知识性资源”;内部化理论尽管强调企业国际化的关键是企业拥有的无法复制的独特知识和技能,但它是静态而不是动态地看待内部知识的作用,忽略了外部环境知识的影响;折衷理论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分析方法仍然是静态的,忽略了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知识经济全球化时代,知识是决定企业国际化成败的核心因素。鲍升华,李巍(2008):尤其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而言,知识经验成为了企业竞争优势最为根本的来源,中小企业国际化进程实质上是一个持续的组织学习和积累知识的过程。

二 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模型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模型做了研究,对我们研究集群中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一)中小企业国际成长的渐进模型

中小企业国际成长的渐进模型,即 Uppsala 模型,它是以企业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作为主要假设,认为企业普遍按照“不规则的出口活动—→通过代理商出口—→建立海外销售子公司—→建立海外生产和制造分支”的国际化动态成长过程,即按照“心理距离接近”的原则选择市场。该理论指出: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不仅需要常规性的知识,

更需要特定的市场知识。市场知识包括:可以从教育过程、书本中学到的企业经营知识和技术,或称客观知识;通过国际化成长的实践“干中学”获得的知识和经验,或称经验知识。它直接影响中小企业对机会和对风险的识别,及其在外国市场的经营决策。经验知识在国际市场的拓展中可以从一国转移至他国,从而加速了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该模型基于市场知识和资源投入两个维度,从动态角度分析它们相互作用的因,并通过状态变量和活动变量来构建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模式的内在演进机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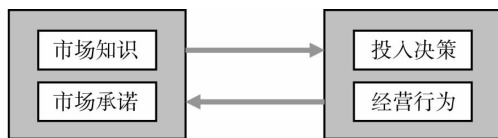


图1 企业国际化成长动态知识模型

资料来源:Johanson J, Vahlne J. - E. (1990), Th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Vol. 7.

另外一些学者提出的出口行为理论,如:Bikey and Tesar(1997)的站点模型,^[6] Cavusgil(1980)和 Le Heron(1980)的国际化扩张三阶段模型,^[7] Vozikis and Mescon(1985)的混合国际化模型等,^[8]也从不同角度拓展了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渐进理论,进一步强调了知识学习和知识积累在企业国际化成长中的作用。

(二)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模型

Kais Mejri and Katsuhiko Umemoto^[9](2010)通过系统梳理其他学者的研究文献,在《中小企业国际化:关于基于知识的模型》中提出了中小企业国际化的知识模型,认为中小企业国际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在已有的研究中,大多没有全面地解释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机制,但都体现了知识要素的重要作用。

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包括“知识因素”,基于知识要素的模型能综合解释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该模型假定在企业的每个活动中,知识是宝贵的资源组成,企业的经验知识水平决定了企业在一个特定的市场而不是所有市场经营,是企业成长阶段的判断标准。模型假设中的中小企业国际化包括三个阶段,即:国际化前阶段(无经验知识)、国际化初级阶段(短期经验知识)、有经验的国际化阶段(长期经验知识)。这三个阶段分别受市场知识、经验知识(网络知识、文化知识和创业知识)的约束,体现了知识在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中的重要影响,其

模型见图2。同时,模型还表明了国际化成长过程中每个阶段知识获取的种类和知识利用的密度。模型对知识因素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市场知识指关于国外市场的客观的或明确的信息,如:市场规模、竞争对手、法规等;经验知识包括网络知识、文化知识和创业知识。网络知识涉及社会和商业网络,方便企业国际化;文化知识指在外国市场的知识的价值、礼仪、和人的思维方法;创业知识指捕捉机遇并加以利用的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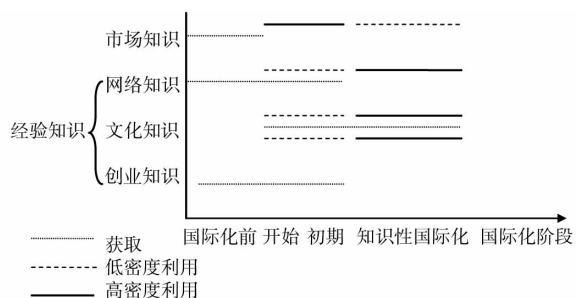


图2 中小企业国际化知识模型

资料来源:Mejri K, Umemoto K. (2010). Small -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Towards the Knowledge0based model.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online) .

(三) 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网络模型

Granovetter (1985) 和 Hakansson · Snehota (1989) 认为: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不是“原子式”游离的个体,而是深深地嵌入其所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并能获取其国际化成长所需的知识。Johanson 和 Mattsson (1988) 提出的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网络机制认为:企业的国际化成长就是企业在国际市场网络中与相关主体建立、发展关系的过程,不同国家间企业联系越紧密,企业就越能增加自身的国际化经验和知识,成长速度也就越快。Sharma · Blomstermo (2003) 和 Burgel · Murray (2000) 认为网络关系有利于中小企业知识积累和网络学习,有利于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也有学者认为:国际化关系网络有利于中小企业知识获取、经验学习及机会创造。^[10] 总体来说,国际化网络机制具有“学习优势”,尤其是经验知识(隐性知识)的学习优势,是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重要路径。

(四) 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相关知识模型评述

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渐进模型、知识模型和网络模型,都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深刻反映了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是一个基于知识积累的过程。这些知识包括市场知识(客观知识)和经验知识,其中,经验知识能帮助中小企业发现国际市场的机会。学习、积累知识以及企业的认知能力是企业国

际化成长的关键因素,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是一个复杂的知识获取、扩散、整合与创新的过程,不同类型的知识在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阶段的作用是不一致的,中小企业国际化知识水平决定了其进入国际市场的模式序列及其后续的演进,中小企业在国际化成长过程中还可以增长相关知识存量。但是,以上相关的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模型淡化了中小企业的认知能力,没有分析中小企业知识学习的相关环境,尤其是全球分工背景下,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集群环境,更没有探讨中小企业在集群环境中共享知识、协同学习、共同创新的国际化成长机制,以及集群网络内企业知识学习的“乘数效应”和“循环效应”,尽管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网络机制为研究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集群机制奠定了基础,但仍然没有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小企业集群国际化成长的背景。

三 集群中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获取机制

知识是中小企业国际化的核心,集群是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分工和国际化成长的重要载体。^[11] 集群内中小企业频繁接触和沟通,其空间的相似性有利于隐性知识的交流、转移和共享(Lawson, 1999; Keeble · Wilkinson, 1999),而集群中隐性知识基本上为国际化的经验知识。综上所述,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过程即为:中小企业→集群→国际化。因此,我们研究的重点是中小企业在集群中如何学习和积累知识并成长为国际化企业。

(一) 集群的定义及结构

目前,比较公认的是波特(1998)对产业集群的定义,他认为:“产业集群是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地理位置集中的企业和机构的集合”。归纳不同学者的定义,Soctt (1992),Porter (1998),王缉慈(2001)等都认为“地理集中”“本地网络或地方网络”是其关键性的特征。可见,集群就是产业的地方集聚形成的网络。同时,波特还指出:产业集群包括“一系列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以及相关机构,包括生产者、消费者、供应商、政府部门、集群代理机构、中介机构等,这些集群主体相互作用构成地方性网络(见图3)。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开放网络和区域与全球网络有着密切的沟通和联系。具体表现在:集群嵌入全球生产网络,而且很多的集群就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为集群融

入世界市场创造了条件。由产业集群的定义和构成可知,集群是一个特殊的关系网络,其共同的制度、特征和关联性,^[12,13]以及集群中企业的认知邻近性、地理邻近性和组织邻近性等,有利于集群学习及获取外部知识,^[14]加速群内知识的扩散并提高集体学习效率。正如 Ratti (1991) 指出的那样,集群内供应商和客商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形”,他们间的关系受经济空间、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支撑。因此,产业集群是提高中小企业学习效率和国际化知识水平的一种制度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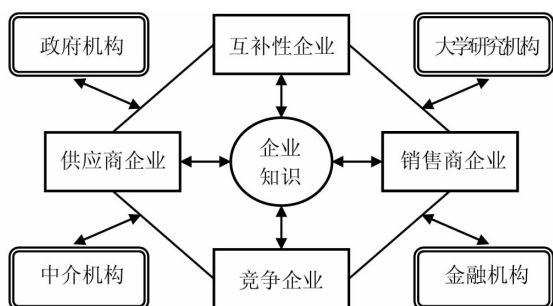


图3 集群的网络结构模型

(二) 集群中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机制

Maitland 和 Rose · Nicholas (2005), 李卫宁和罗旋 (2007) 等认为: 集群中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机制, 是集群内中小企业通过建立、维护、开发和利用集群网络关系并向全球网络关系延伸、链接、整合, 学习、积累国际化知识以成长为国际企业的过程。地域集聚为企业全球经营提供了一个最佳的环境, 由于地方的学习过程和“粘性”知识植根于社会互动中,^[15,16,17] Wink (2003) 认为每个企业都有自己对内的学习组织, 但仍然和集群内外其它组织保持着密切且弹性的联系。集群中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知识流动、获取和转化是一个复杂的网络过程。集体学习和个别学习、群内学习与群外学习、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相结合等方法, 为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学习提供了全方位、全通道式的国际化知识学习模式。Forsgren (2001) 和 Huber (1991) 认为: 网络学习、移植学习、模仿学习和搜索学习等方式可以缩短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 改善中小企业获取国际化知识的方式, 中小企业在集群环境中, 可以同时具有以上四种学习方式, 如模仿性学习、与其他企业合作、引入专业人才等, 较非集群企业具有学习成本低、效率高、匹配能力强等优势 (见图4)。

同时, 集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知识综合体, 集群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成为影响中小企业国

际化成长的重要因素。Lipshitz, Raanan Popper, Micha 等 (1996) 指出, 如果要使个人层次的学习上升到群体层次, 并最终达到组织层次, 就必须有意识地设置组织学习机制。为此, 我们有必要从集群内部结构分析, 构建集群内中小企业收集、分析、储存、扩散、使用、更新和创新知识等机制, 以促进中小企业通过集群机制实现国际化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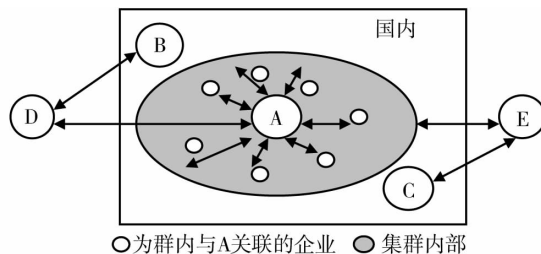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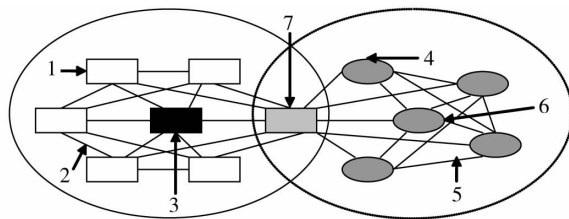


图4 集群内中小企业知识学习优势图

A 为群内企业; B、C 为国内群外企业; D、E 为外国企业

(三) 集群中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学习机制

我们在充分学习企业国际化过程理论、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知识模型和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中的网络机制基础上, 借鉴集群理论、网络理论和国际化理论构建了集群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模型 (见图5)。该模型假定集群中存在焦点企业, 并与全球网络有联系、主要由中小企业组成、集群内有畅通的网络渠道。



1—集群内部的中小企业; 2—集群内中小企业间知识要素的大量流动; 3—集群内国际化先行企业, 或知识守门人; 4—国际关系网络中相关主体; 5—国际关系网络中知识要素的大量流动; 6—国际关系网络中地位重要的主体; 7—嵌入国际关系网络中的先行企业子公司或先行企业联系紧密的主体

图5 集群网络与国际关系网络知识流动框架图

集群中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知识获取机制可分为三个阶段:

1. 集群内国际化先行企业的外部学习。所谓国际化先行企业是指在集群中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中小企业, 通过政府、中介结构的推动或其它网络嵌入, 率先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先导企业 (见图5中的3), 可以是集群中世界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天生国际企业等。先行企业在开展国际化中, 通过多种

渠道较早学习和掌握特定市场先前的国际化经验和知识,并与国际市场建立了国际市场网络关系,比如生产网络、技术网络、商业网络等,国际关系网络中存在大量的知识流(见图5中的5),先行企业以其在海外经营的业务为载体,通过与中间机构、国外市场或合作企业的联系,以及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学到特定市场的市场知识和经验知识(见图5中的7),企业在之前海外市场的国际化活动中获得的一般性国际化知识,对后续海外市场的进入模式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18]其通过企业内部信息网络平台,加深企业内部组织传播、学习和分享,进行分析和内化,转化为组织的国际化成长优势,并在今后的国际化市场开拓中得到运用和推广,构建了“开展国际业务→学习→反馈→学习创新→开展新业务过程”等知识学习模型。

随着国际化业务的不断深入和频繁,先行企业在国际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和加强,有机会与国际关系网络中的主体(见图5中的6)进行交往和学习,知识存量不断得到增加。国际关系网络中,包括技术、生产、商业等各方面的相关结点,逐渐成为先行企业国际知识的“知识池”和传播源,其中,有的先行企业还在国外开设子公司,这些子公司成为“知识池”,通过先行企业的内部学习、整合和创新,转化成先行企业国际化成长的战略资源,不仅包括获取的特定市场知识,而且也包括一般性的国际化知识。为此,先行国际化企业的知识结构得到持续完善。这意味着先行企业能有效地开展和管理国际化活动,同时也意味着其能了解国际化成长过程中,不同经营模式下,在国际关系网络中实施各种相关活动,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以及如何去获取这些知识,而且还可以减少其进入其他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加速国际化成长的过程。

2. 集群中中小企业向先行企业学习交流阶段。对于先行企业来讲,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已经很高,也获得了海外市场的知识和经验,有的还与外部市场建立了战略联盟,或合作研发,或合资生产经营,或设立子公司等,极大地丰富了先行企业的国际化成长知识。如:“结网”知识,与国际竞争者和客户关系维护知识,国际创业能力如风险偏好、企业家精神、机会识别、发掘和利用能力等经验知识。先行企业国际化成长中并非孤立地存在,其处于集群的关系网络之中。集群企业存在较强的多维邻近性,这是因为先行企业的母体依然在集群内部,国内市场依然占有较大的比重。集群内部的企业,大

都同在一个产业内部存在长期横向和纵向的关联,要么是竞争或互补企业,要么是上下链关系。为了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和产品质量,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必须确保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联动,并不自觉地将其在国际化成长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回溢”到集群内部。同时,集群内企业由于相同或相近的业务,存在畅通的信息网络机制,而且群内企业本来就存在较强的地缘、人缘和亲缘关系,极易吸收相关的国际化知识,并转化为本企业知识和集群知识。

3. 集群企业的集体学习阶段。集体学习是指相邻空间中的行动者行动、劳动力流动、供应商及客商互动以及面对面交流等活动,是集群网络内网络知识流动的基础。它分为两种情况:

(1) 集群内不同企业的知识学习。集群内的学习包括集群企业向集群网络的知识扩散、群内企业向集群网络的知识学习以及集群企业互相的知识共享和学习。在向先行企业学习的同时,利用自身能力优势,集群内各企业通过国际化关系网络,渗透并嵌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情境中(图5中集群网络向右移动,国际关系网络向左移动,进行交叉、重合),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与相关网络体系中的主体相互作用进行学习积累知识,通过集群内企业间知识联盟,或商业交往的知识交流,或者社会资本形成的知识合作等路径,回流到集群网络,再通过集群内关系网络的知识叠加、转化和创新相关国际化成长中知识,并把不同国别市场的网络知识、文化知识和企业家知识等翻译、传递给集群内企业。企业通过集群网络频繁接触并“传染”知识,形成“一对多”、“多对多”的学习模式(见图5中2),促进知识的吸收和消化,并获得不同国别的放大型国际化成长知识。

(2) 集群内相关机构的知识转移。在集群内部,除企业外,还包括政府、中介机构和大学科研机构等部门。政府的政策不仅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和知识创新,还通过外交、商务、出版和网络等多种途径,介绍相关国际市场知识、技术知识和商业知识等,通过达成相关协议来保障、规范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知识学习与发展行为。中介机构在集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可以通过各种平台,促进国外市场知识向集群渗透,有利于中小企业的集群学习,也可以孵化国外市场知识,为学习和积累知识的双方建立外部对话平台。大学和科技机构,是集群重要的知识源,通过自己的技术网络和

研究,从不同层面对显性知识进行传播,也可以通过国外的学习和研究,传播隐性知识,这些都有助于中小企业知识学习和集群学习,也可以通过举办一些活动或研讨会,充分发挥相关机构在国际化知识研究的协调和沟通,为中小企业之间国际化知识学习提供帮助,提升集群知识水平。

在全球分工背景下,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是其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我国中小企业正走向国外市场并在国内不同环境中参与竞争。知识是中小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来源,并对企业的国际化成长具有引导作用,所以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过程可将其视为不断获取和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表现为集群的特征,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是中小企业与群内主体不断结网学习,并不断嵌入全球网络的过程。集群的知识水平决定了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步伐和国际化效益,集群具有学习、转移、创造和放大知识等功能,为了更好地学习国际知识,促进国际经验知识,提升集群知识水平,首先,必须建立集群内信任机制、学习机制、互惠机制和创新机制,以积极地管理学习过程,提高集群集体学习效率;其次,必须构建集群与国际关系网络的有效合作、适时更新的动态机制,促进集群国际化经验知识的积累。集群是一个以企业、政府、中介组织、大学科研机构等为主体的学习网络,有必要从集群内单个国际化企业、集群内主体间相互作用、集群整体学习优势三个维度,来分析集群国际化知识水平提升过程,并加强学习管理,促进集群获取可持续的国际竞争优势,提高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绩效。

参考文献:

- [1] 叶文忠,阮 烨,黄冀湘. 全球分工背景下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内涵及特征研究[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6).
- [2] Barkema H G, Bell J H J, Pennings J M. Foreign entry, cultural barriers, and learning[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17(2).
- [3] Yli-Renko H, Autio E, Tontti V. Social capital, knowledge and the international growth of technology-based new firm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2.
- [4] Brennan L, Garvey D. The role of 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ization[J].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2009, 23(2).
- [5] Eriksson K, Johanson J, Majkgard A. Experiential Knowledge and Cost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7, 28(2).
- [6] Yip. George S, Biscarri, Javier Gomez, Monti. Joseph A.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in the Performance of Newly Internationalizing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000, 8(3).
- [7] Contractor, Kundu, Hsu. A three-stag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the link between multinationality and performance in the service sector[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3, 34.
- [8] Li Lei, Li Dan, Dalgic, Tevfik.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ward a hybrid model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planning[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4, 44(1).
- [9] Mejri. K, Umamoto. K.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Towards the Knowledge based model [M]//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0.
- [10] Chetty, Blankenburg Holm. The Role of Business Networks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Firms: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in Developments in Australasian Marketing[M]. 出版社: 不详, 2000.
- [11] 叶文忠, 刘友金, 吴 琼. 国外有关中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研究——基于全球分工的视角[J]. 社会科学家, 2012(9).
- [12] Maskell. Peter, Malmberg. Anders. Localised Learning and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23(2).
- [13] Capello R., Faggian A. Collective learning and relational proximity in local innovation processes[J]. Regional Studies, 2005, 39(1).
- [14] 李 琳, 熊雪梅. 多维邻近性在集群外部知识获取与创新中的作用机制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2(11).
- [15] Asheim B T. Temporary organisations and spatial embeddedness of learning and knowledge creation [M]//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United States: Centraltryckeriet, 2002: 84, 111, 124.
- [16] Asheim, B. T, Isaksen, A.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sticky' and global 'ubiquitous' knowledge[J].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02: 27.
- [17] Gertler. M. Manufacturing Culture: The Institutional Geography of Industrial Practic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8] 葛 京, 金锐睿, 杨智宾. 基于知识利用和知识发展的企业国际化过程分析——以中国家电企业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09(9).

责任编辑: 徐 蓓